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通言
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勿頸鴛鴦會

眼意心期卒不休，暗中終擬約登樓。
遙夜定憐香蔽膝，悶時應弄玉搔頭。
櫻桃花謝梨花發，腸斷青春兩處愁。

光陰負我難相偶，情緒牽人不自由。

右詩單說著「情色」二字。此二字，乃一體一用也。故色絢於目，情感於心，情色相生，心目相視。雖亙古迄今，仁人君子，弗能忘之。晉人有云：「情之所鐘，正在我輩。」慧遠曰：「情色覺如磁石，遇針不覺合為一處。無情之物尚爾，何況我終日在情裡做活計耶？」

如今只管說這「情色」二字則甚？且說個臨淮武公業，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。愛妾曰非煙，姓步氏，容止纖麗，弱不勝綺羅。善秦聲，好詩弄筆。公業甚愛之。比鄰乃天水趙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。其子趙象，端秀有文學。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，而神氣俱喪，廢食思之。遂厚賂公業之閨人，以情相告。閨有難色。後為賂所動，令妻伺非煙閒處，具言象意。非煙聞之，但含笑而不答。閨媼盡以語象。象發狂心蕩，不知所如。乃取薛濤箋，題一絕於上。詩曰：綠暗紅稀起暝煙，獨將幽恨小庭前。

沉沉良夜與誰語？星隔銀河月半天。

寫訖，密緘之。祈閨媼達於非煙。非煙讀畢，吁嗟良久，向媼而言曰：「我亦曾窺見趙郎，大好才貌。今生薄福，不得當之。嘗嫌武生粗悍，非青雲器也。」乃復酬篇，寫於金鳳箋。詩曰：

畫簷春燕須知宿，蘭浦雙鴛肯獨飛？
長恨桃源諸女伴，等閒花裡送郎歸。

封付閨媼，令遺象。象啟緘，喜曰：「吾事諧矣！」但靜坐焚香，時時虔禱以候。越數日，將夕，閨媼促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「趙郎願見神仙否？」象驚，連問之。傳非煙語曰：「功曹今夜府直，可謂良時。妾家後庭，即君之前垣也。若不渝約好，專望來儀，方可候晤。」語罷，既曠黑，象乘梯而登，非煙已置重榻於下。既下，見非煙豔妝盛服，迎入室中，相攜就寢，盡繾綣之意焉。乃曉，象執非煙手曰：「接傾城之貌，挹希世之人，已擔幽明，永奉歡狎。」言訖，潛歸。茲後不盈旬日，常得一期於後庭矣。展幽微之恩，罄宿昔之情，以為鬼鳥不知，人神相助。如是者週歲。

無何，非煙數以細故撻其女奴。奴銜之，乘間盡以告公業。公業曰：「汝慎勿揚聲，我當自察之！」後至堂直日，乃密陳狀請假。迨夜，如常入直，遂潛伏里門。俟暮鼓既作，躡足而回，循牆至後庭。見非煙方倚戶微吟，象則據垣斜睇。公業不勝其忿，挺前欲擒象。象覺跳出。公業持之，得其半襦。

乃入室，呼非煙詰之。非煙色動，不以實告。公業愈怒，縛之大柱，鞭撻血流。非煙但云：「生則相親，死亦無恨！」遂飲杯水而絕。象乃變服易名，遠竄於江湖間，稍避其鋒焉。可憐兩散雲消，花殘月缺。

且如趙象知機識務，離脫虎口，免遭毒手，可謂善悔過者也。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，也與個婦人私通，日日貪歡，朝朝迷戀，後惹出一場禍來，屍橫刀下，命赴陰間。致母不得侍，妻不得顧，子號寒於嚴冬，女啼饑於永晝。靜而思之，著何來由！況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？真個：蛾眉本是嬋娟刀，殺盡風流世上人。

說話的，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？姓甚名誰？原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，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，小字淑真。

生得甚是標緻，臉襯桃花，比桃花不紅不白；眉分柳葉，如柳葉猶細猶彎。自小聰明，從來機巧，善描龍而刺鳳，能剪雪以裁雲。心中只是好些風月，又飲得幾杯酒。年已及笄，父母議親，東也不成，西也不就。每興鑿穴之私，常感傷春之病，自恨芳年不偶，鬱鬱不樂。垂簾不捲，羞殺紫燕雙飛；高閣慵憑，厭聽黃鶯並語。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？因成商調《醋葫蘆》小令一篇，系於事後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。奉勞歌伴，先聽格律，後聽蕪詞：湛秋波，兩剪明，露金蓮，三寸校弄春風楊柳細身腰，比紅兒態度應更嬌。他生得諸般齊妙，縱司空見慣也魂消。

況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，如此伶俐，緣何豪門巨族，王孫公子，文士富商，不行求聘？卻這女兒心性有些蹺蹊，描眉畫眼，傅粉施朱，梳個縱鬢頭兒，著件叩身衫子，做張做勢，喬模喬樣。或倚檻凝神，或臨街獻笑，因此閭里皆鄙之。

所以遷延歲月，頓失光陰，不覺二□餘歲。隔鄰有一兒子，名叫阿巧，未曾出幼，常來女家嬉戲。不料此女已動不正之心有日矣。況阿巧不甚長成，父母不以為怪，遂得通家往來無間。一日，女父母他適，阿巧偶來，其女相誘入室，強合焉。

忽聞扣戶聲急，阿巧驚遁而去。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。且此女欲心如熾，久渴此事，自從情竇一開，不能自己。阿巧回家，驚氣衝心而殞。女聞其死，哀痛彌極，但不敢形諸顏頰。

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鎖修眉，恨尚存，痛知心，人已亡。零時間雲雨散巫陽，自別來幾日行坐想。空撇下一天情況，則除是夢裡見才郎。

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，心中好生不快活，自思量道：「皆由我之過，送了他青春一命。」日逐蹀躞不下。條爾又是一個月來。女兒晨起梳妝，父母偶然視聽，其女顏色精神，語言恍惚。老兒因謂媽媽曰：「莫非淑真做出來了？」殊不知其女春色飄零，蝶粉蜂黃都退了；韶華狼籍，花心柳眼已開殘。媽媽老兒互相埋怨了一會，只怕親戚恥笑。「常言道：『女大不中留。』」留在家中，卻如私鹽包兒，脫手方可。不然，直待事發，弄出醜來，不好看。」那媽媽和老兒說罷，央王嫂嫂作媒：「將高就低，添長補短，發落了罷。」

一日，王嫂嫂來說，嫁與近村李二郎為妻。且李二郎是個農莊之人，又四□多歲，只圖美貌，不計其他。過門之後，兩個頗說得著。瞬息間□有餘年，李二郎被他徹夜盤弄，衰憊了。年將五□之上，此心已灰。奈何此婦正在妙齡，酷好不厭，仍與夫家西賓有事。李二郎一見，病發身故。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結姻緣，□數年，動春情，三四番。蕭牆禍起片時間，到如今反為難上難。把一對鳳鸞驚散，倚闌干無語淚偷彈。

那李大郎斥退西賓，擇日葬弟之柩。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。其家已知其非，著人防閒。本婦自揣於心，亦不敢妄為矣。朝夕之間，受了多少的熬煎，或飽一頓，或缺一餐，家人都不理他了。將及一年之上，李大郎自思留此無益，不若逐回，庶免辱門敗戶。遂喚原媒眼同，將婦罄身趕回。本婦如鳥出籠，似魚漏網，其餘物飾，亦不計較。本婦抵家，父母只得收留。那有好氣待他，如同使婢。婦亦甘心忍受。

一日有個張二官過門，因見本婦，心甚悅之。挽人說合，求為繼室。女父母允諾，恨不推將出去。且張二官是個行商，多在外，少在內，不曾打聽得備細。設下盒盤羊酒，涓吉成親。這婦人不去則罷，這一去，好似：豬羊奔屠宰之家，一步步來尋死路。

是夜，畫燭搖光，粉香噴霧。綺羅筵上，依舊兩個新人；錦繡衾中，各出一般舊物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喜今宵，月再圓，賞名園，花正芳。笑吟吟攜手上牙牀，恣交歡恍然入醉鄉。不覺的渾身通暢，把斷絃重續兩情債。

他兩個自花燭之後，日則並肩而坐，夜則疊股而眠，如魚借水，似漆投膠。一個全不念前夫之恩愛，一個那曾題亡室之音容。婦羨夫之殷富，夫憐婦之豐儀。兩個過活了一月。

一日，張二官人早起，吩咐虞候收拾行李，要往德清取帳。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。張二官人不免起身，這婦人簌簌垂下淚來。張二官道：「我你既為夫婦，不須如此。」各道保重而別。別去又過了半月光景，這婦人是久曠之人，既成佳配，未盡暢懷，又值孤守岑寂，好生難遣。覺身子困倦，步至門首閒望。對門店中一後生，約三□已上年紀，資質豐粹，舉止閒雅。遂問隨侍阿

瞞，阿瞞道：「此店乃朱秉中開的。此人和氣，人稱他為朱小二哥。」婦人問罷，夜飯也不吃，上樓睡了。樓外乃是官河，舟船歌泊之外。將及二更，忽聞梢人嘲歌聲隱約，側耳而聽，其歌云：二□去了廿一來，不做私情也是呆。

有朝一日花容退，雙手招郎郎不來。

婦人自此復萌覬覦之心，往往倚門獨立。朱秉中時來調戲。彼此相慕，目成眉語，但不能一敘款曲為恨也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美溫溫，顏面肥，光油油，鬢發長。他半生花酒肆顛狂，對人前扯拽都是謊。全無有風雲氣象，一味裡竊玉與偷香。

這婦人羨慕朱秉中不已，只是不得湊巧。一日，張二官討帳回家，夫婦相見了，敘些閒闊的話。本婦似有不悅之意，只是勉強奉承，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。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個月之上。正值仲冬天氣，收買了雜貨趕節，賃船裝載到彼，發賣之間不甚稱意，把貨都除與人上了，舊帳又討不上手。俄然逼歲，不得歸家過年，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，不題。

且說朱秉中因見其夫不在，乘機去這婦人家賀節。留飲了三五杯，意欲做些閨味之事。奈何往來之人，應接不暇，取便約在燈宵相會。秉中領教而去。捻指間又屆□三日試燈之夕，於是：戶戶鳴鑼擊鼓，家家品竹彈絲。遊人隊隊踏歌聲，仕女翩翩垂舞袖。龍山彩結，鬼峨百尺轟晴空；鳳篆香濃，縹渺千層籠綺陌。閒庭內外，溶溶寶燭光輝；傑閣高低，爍爍華燈照耀。

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

奏簫韶，一派鳴，綻池蓮，萬朵開。看六街三市鬧挨挨，笑聲高滿城春似海。期人在燈前相待，幾回價又恐燕鶯猜。

其夜秉中侵早的更衣著靴，只在街上往來。本婦也在門首拋聲銜俏。兩個相見暗喜，準定目下成事。不期伊母因往觀燈，就便探女。女扃戶邀人參見，不免留宿。秉中等至夜分，悶悶歸臥。次夜如前。正遇本婦，怪問如何爽約。挨身相就，只做得個「呂」字兒而散。少間，具酒奉母。母見其無情無緒，向女言曰：「汝如今遷於喬木，只宜守分，也與父母爭一口氣。」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，可不是鬼門上占卦？平旦，買兩盒餅餛，僱頂轎兒，送母回了。薄晚，秉中張個眼慢，鑽進婦家，就便上樓。本婦燈也不看，解衣相抱，曲盡於飛。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，或多或少，那能造其奧處。自經此合，身酥骨軟，飄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。且朱秉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，深諳□要之術，那□要？

一要濫於撒漫，二要不算工夫，三要甜言美語，四要軟款溫柔，五要乜斜纏帳，六要施逞槍法，七要妝聲做啞，八要擇友同行，九要穿著新鮮，□要一團和氣。

若狐媚之人，缺一不可行也。再說秉中已回，張二官又到。本婦便害些木邊之目，田下之心。要好只除相見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報黃昏，角數聲，助淒涼，淚幾行。論深情海角未為長，難捉摸這般心內癢。不能夠相偎相傍，惡思量縈損九回腸。

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，直至佳境，又約秉中晚些相會，要連歌幾□夜。誰知張二官家來，心中納悶，就害起病來。頭疼腹痛，骨熱身寒。張二官願望回家，將息取樂，因見本婦身子不快，倒戴了一個愁帽。遂請醫調治，倩巫燒獻，藥必親嘗，衣不解帶，反受辛苦，不似在外了。

且說秉中思想，行坐不安。托故去望張二官，稱道：「小弟久疏趨侍，昨聞榮回，今特拜謁。奉請明午於蓬舍，少具雞酒，聊與兄長洗塵，幸勿他卻！」翌日，張二官赴席，秉中出妻女奉勸，大醉扶歸。已後還了席，往往來來。本婦但聞秉中在座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病也無；倘或不來，就呻吟叫喚，鄰里厭聞。

張二官指望便好，誰知日漸沉重。本婦病中，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借來索命，勢漸瘳惡。本婦懼怕，難以實告，惟向張二官道：「你可替我求問：『幾時脫體？』」如言逕往洞虛先生卦肆，卜下卦來，判道：「此病大分不好，有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為禍，非今生，乃宿世之冤。今夜就可辦備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，用鬼宿度河之次，向西鋪設，苦苦哀求，庶有少救；不然，決不好也。」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挪揄來，苦怨咱，朦朧著，便見他。病懨懨害的眼兒花，瘦身軀怎禁沒亂殺。則說不和我干休罷，幾時節離了兩冤家。

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，本婦在牀，又見阿巧和李二郎擊手言曰：「我輩已訴於天，著來取命。你央後夫張二官再四懇求，意甚虔悖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，待同你一會之人，卻假弓長之手，與你相見。」言訖，欸然不見了。本婦當夜似覺精爽些個，後看看復舊。張二官喜甚，不題。

卻見秉中旦夕親近，饋送迭至，意頗疑之，尤未為信。一日，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。回家進門，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。張二官倒退揚聲，秉中迎出相揖。他兩個亦不知其見也。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，已自生疑七八分了；今日撞個滿懷，湊成□分。張二官自思量道：「他兩個若犯在我手裡，教他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遂往德清去做買賣。到了德清，已是五月初一日。安頓了行李在店中，上街買一口刀，懸掛腰間。至初四日連夜奔回，匿於他處，不在話下。

再題本婦渴欲一見，終日去接秉中。秉中也有些病在家裡。延至初五日，阿瞞又來請赴鴛鴦會。秉中勉強赴之。樓上已筵張水陸矣：盛兩盂煎石首，貯二器炒山雞，酒泛菖蒲，糖燒角黍。其餘肴饌蔬果，未暇盡錄。兩個遂相轟飲，亦不顧其他也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綠溶溶，酒滿斟，紅皎皎，燭半燒。正中庭花月影兒交，直喫得玉山時自倒。他兩個貪歡貪笑，不堤防門外有人瞧。

兩個正飲間，秉中自覺耳熱眼跳，心驚肉戰，欠身求退。

本婦怒曰：「怪見終日請你不來，你何輕賤我之甚！你道你有老婆，我便是無老公的？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的主意。夫此二鳥，飛鳴宿食，鎮常相守；爾我生不成雙，死作一對。」昔有韓憑妻美，郡王欲奪之，夫妻皆自殺。王恨，兩冢瘞之，後冢上生連理樹，上有鴛鴦，悲鳴飛去。此兩個要效鴛鴦比翼交頸，不料便成語讖。況本婦甫能得病好，就便荒淫無度，正是：偷雞貓兒性不改，養漢婆娘死不休。

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，潛步至門，梯樹竊聽。見他兩個戲謔歌呼，歷歷在耳，氣得按捺不下，打一磚去。本婦就吹滅了燈，聲也不則了。連打了三塊，本婦教秉中先睡：「我去看看便來。」阿瞞持燭先行，開了大門，並無人跡。本婦叫道：「今日是個端陽佳節，那家不吃幾杯雄黃酒？」正要罵問，張二官跳將下來，喝道：「潑賤！你和甚人貪夜吃酒？」本婦嚇得戰做一團，只說：「不不不！」張二官乃曰：「你同我上樓一看，如無便罷，慌做甚麼！」本婦又見阿巧、李二郎一齊都來，自分必死，延頸待盡。秉中赤條條驚下牀來，匍匐口稱：「死罪，死罪！情願將家私並女奉報，哀憐小弟母老妻嬌，子幼女弱！」張二官那裡准他。則見刀過處，一對人頭落地，兩腔鮮血沖天。正是：當時不解恩成怨，今日方知色是空。

當初本婦臥病，已聞阿巧、李二郎言道：「五五之間，待同你一會之人，假弓長之手，再與相見。」果至五月五日，被張二官殺死。「一會之人」，乃秉中也。禍福未至，鬼神必先知之，可不懼歟！故知士矜才則德薄，女銜色則情放。若能如執盈，如臨深，則為端士淑女矣，豈不美哉！惟願率土之民，夫婦和柔，琴瑟諧協，有過則改之，未萌則戒之，敦崇風教，未為晚也。在座看官，漫聽這一本《勿頸鴛鴦會》。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：見拋磚，意暗猜，入門來，魂已驚。舉青鋒過處喪多情，到今朝你心還未剩送了他三條性命，果冤冤相報有神明。

又調《南鄉子》一闕，詞曰：

春老怨啼鴉，玉損香消事可憐。一對風流傷白刃，冤冤。惆悵勞魂赴九泉。抵死苦留連？相是前生有業緣。景色依然人已散，天天。千古多情月自圓。